

宋晓俐——著

ཧིམ་
པའི་
བརུ་
ཞེ་
དགུ་

49
天

1
个女人，

1
只獒，

1500
公里，

49
天，

原来，

所有的寻找

只为和自己相遇。

台海出版社

宋晓俐——著

མིན་
བཞི་
བཅུ་
ཉེ་
ཐུག་

49
日
月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49 日 / 宋晓俐著.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2018.2

ISBN 978-7-5168-1751-3

I . ① 4… II . ① 宋… III . ①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9988 号

49 日

著 者: 宋晓俐

责任编辑: 王 艳

装帧设计: 石凯辉



策划编辑: 许 峥

责任印制: 周莹莹 王丽君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艺堂印刷 (天津) 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7

版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1751-3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每个人的一生都需要一次跋山涉水的独自运行

为了写梅朵的故事，我把拉萨到玉树的这条路走了许多遍。

第一次是一群藏族朋友带着我走的。我们一路欢歌，有酒有肉有茶，原本定好在纳木错湖边拍星空，结果一拍就拍到了第二天黎明的日出。

还有一次是和一个沉默寡言的藏族驾驶员同行，他几乎听不懂汉语，而我能说的几句蹩脚的藏语对于他来说也基本算是鸡同鸭讲。于是，整整1500公里，我们俩彼此都很安静，他开车开累的时候，会把车停在路旁，指指方向盘，示意换我来开。他口渴时，会腼腆地看着我，笑着只说一个字——水。

后来有几次出差，时间紧，不允许我走完1500公里的全程，我只能选择绕了一些路，断断续续又把其中的某一段重走了几遍。

就这样，反复数次走下来，故事的脉络在我心里像春日里撒下的青稞种子，一场新雨之后，小小的禾苗队队排成行，只一眼就能看到长在青稞穗儿上的文字成熟后将会是如何一片欣欣向荣。

深夜，我把厚厚的手稿铺展开来，再把设置好的故事依照我走过的路线一一归位。完成这一切之后，我像一个农夫看着满目的收成，挥着镰刀跃跃欲试。

然而。

稿子写了不到一万字，我却写不下去了。

我失望地发现，尽管铺垫好了梅朵的所有故事，但事实上我却并不了解梅朵。我无法准确地描述她的内心，也无法体会她的愤怒、恐惧、孤单甚至绝望……尤其是写到她的心理时，我发现我完全不知道如何下笔，仿佛我和她之间始终隔着一段路，我一路穷追不舍，梅朵却始终没有停下来等等我的意思。

起初，我强迫自己按照预先定出的大纲写下去，但是，从我手指间流出的文字，像一个个干瘪的桃子，没有汁水，没有果肉，甚至连覆在上面的桃毛都是令人厌恶的……

就这样，我不得不停了下来。

找不出问题所在，沮丧之极。许多个夜里，看着案前的手稿和资料发呆，我有些手足无措。思来想去，我只能搬出了最“笨”的办法——回西藏。

这是我在写“西藏三部曲”前两部《北京遥望香巴拉》和《白拉姆客栈》时得出的经验——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回西藏！

而且这一次，我决定一个人走。

像梅朵一样。

出发那天是2016年10月12日。北京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但是在西藏，很多地方已经下过几场雪了。拉萨的朋友们有些担心我一个人开车1500公里，中间要翻越六七座海拔都超过5000米的雪山，山路陡峭，一路跋山涉水太不安全。我表面镇定，其实心里也很忐忑，自己也意识到此行有些冒险。

出发前，在拉萨鲁定路著名的桑菊甜茶店，朋友们为我送行。

甜茶的香气氤氲在我们周围，朋友们天南海北地闲聊着。他们问我：梅朵是不是真的也像你一样，一个人在冰天雪地里跑了1500公里？一个女孩子独自跑这么远，难道她不害怕？

“是啊，难道她不害怕？”我机械地重复着他们的问题。

“梅朵一定是害怕的，因为此刻的我内心充满了恐惧……”我告诉大家。

恐惧，给了我一个重要的提示。想要走近梅朵，只需要我走进自己的内心

即可。这漫长的 1500 公里路途中，我会遇到的，恰好就是梅朵遇到的……

这个想法，让我坚定了独自一个人走完这条路的决心。

果然，在我出发后不久，距离羊八井还有不到 50 公里时，遇到了严重的堵车，我心急火燎地等待着恢复畅通时，看到了梅朵，她气急败坏地坐在车里，不耐烦地用手捶打喇叭，心烦意乱……

在翻过第一座雪山前，我意外地发现车子的油箱盖打不开了。加油站的两个工作人员想尽了办法依旧无效，看着越来越重的暮色，我看着车玻璃上自己那张无奈的脸，想到梅朵。

在那曲的网吧里，我坐在一群脸上长满青春痘的少男少女中间，像羊群里的一只骆驼。他们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猜不出我的意图。我试图要和他们聊一聊，没等开口，他们商量好了似的不再看我。我尴尬在那里，同时想着，梅朵一路上遭遇过多少这样的尴尬。

1500 公里，我走走停停用了五天。

寂寞像影子一样尾随着我，起初我们和睦相处，但是越往后走越孤单，我开始嫌恶它，甚至憎恨它。但我知道，无论如何，我拿它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梅朵一样。

有时候我一跑跑几百公里，有时候一停停一天。吃饭的时候，我想着梅朵这一路如何果腹？睡在四面透风的小旅店里，我想到了这 49 个漫漫长夜，梅朵如何度过。一路上，我推翻了之前设置好的许多故事，把剩下的故事重新进行了丰富。我像梅朵一样跟着磕长头的信徒们去转山，我像梅朵一样在牧民的家里借宿。

唯一遗憾的是，梅朵在路上遭遇过大雪，而我走这 1500 公里时，几次天气阴沉，仿佛雪花已经酝酿到了即将落下的程度，最后还是改了主意，天空放晴出了太阳……

回到北京后，我把这些讲给徐德显和徐锡墨两位先生听，两个无神论者竟然不约而同地说：“这是佛祖在保佑你……”

我对这样的解释深信不疑。

重新回到案前。我惊讶地发现，在我的文字里，风吹过脸颊时汗毛在微微地摆动，笑起来的梅朵会露出一点点粉红色的牙龈，她的睫毛是卷翘的，乌黑的头发扎成一个马尾，粗得一把都攥不过来……

我用了141天写完了长篇小说《49日》，完成了“西藏三部曲”的第三部。让我的灵魂离西藏又近了一步。祝福梅朵，祝福这世间所有心中有爱的女子……

我想，我应该感谢那次跋山涉水的独自远行。

宋晓俐

2017年盛夏 于北京

目 录

楔子

980——是西藏最美的季节——蒙古

501——是西藏最美的季节——山峦桑烟袅袅

511——是西藏最美的季节——西藏

551——是西藏最美的季节——西藏

561——是西藏最美的季节——楔子——001

——只能记住白拉姆节的雪山狮子——005

511——是西藏最美的季节——汉族男友和狗——010

同一天，落在关一山脸上的两个耳光——022

地图上的一串红色圆圈——037

羊八井：卓玛和两盘咖喱牛肉饭——050

当雄：有人见到了一个汉族男人和一只狗——064

纳木错：卓玛留下一封长长的信——077

目 录

古露：一个寻找藏獒的团队——	089
桑丹康桑雪山：一只哑了嗓子的藏獒——	102
那曲：天珠和一只小黑獒——	117
亚拉山：一个叫梅小豆的男医生——	132
索县：普莫，让我看看你的手——	144
木塔乡：一个新生的孩子名叫“门巴”——	160
布托湖：冰面上长着佛祖的耳朵——	177
孜珠寺：留在风马纸堆里的祝福——	192
琼布丁青：梅小豆包的韭菜鸡蛋馅饺子——	207
类乌齐：轮回的秘密——	224
囊谦：肮脏的一夜——	237
玉树：离家 49 天——	249

楔子

关于藏族的白拉姆节，阿爸是把它当传说来讲的，可关一山却是当“黄段子”来听的。

阿爸说，白拉姆节这一天，我们藏民族的所有女人，可以不做饭、不洗碗、不管老公孩子，梳洗打扮后穿起最华丽漂亮的衣服，早早地上街，三五成群呼朋引伴，吃饭喝酒打牌，哪怕最后任性地输掉了藏袍，醉卧街头，老公孩子也绝不会责备半句。因为这一天，是女人的节日……

可是话到了关一山嘴里，就被他编排出了“淫荡”的味道。

四周围坐的人越多，他说得越邪乎、描述得越露骨：藏族姑娘的内敛和保守在全世界恐怕都是数一数二的，一年365天里，有364天像藏羊一样温顺含蓄，唯独白拉姆节这一天，藏羊就全部变成了藏獒，争先恐后地直接从男人的身下翻到了男人的身上！

每每在这个时候，众人都哄堂大笑起来。当然，他的狐朋狗友同时也会跟着起哄：“关一山，说得这么热闹，那你说说，你家梅朵是藏羊还是藏獒啊？她到底是在你下边还是上边呢？”

“这还用问吗？我媳妇儿肯定是藏獒啊！而且我媳妇儿必须是一只骁勇善战、所向披靡的藏獒……只是……”

说到这儿，关一山突然把话头收住，招得一帮人伸长脖子等着他的下半句。一般在这时候，有些急脾气的开始按捺不住了，急匆匆地催着问：“只是什么呀？关一山，赶紧说呀！”

这时候，关一山会斜着眼睛、贱兮兮地看我一眼，脸上堆满了坏坏的笑。然后，不紧不慢地把装出来的遗憾搁在话音儿里：“只是，我们家的另外一只藏獒有意见啊……”

“你家还有一只藏獒？你家有两只藏獒？关一山，你小子艳福不浅啊……”于是，众人起哄声更大了。

“那是自然，哥们儿就是这么有魅力，没办法……”关一山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扬扬得意。

我有些听不下去了，抬起脚狠狠地照着他的屁股踢过去，却被关一山机智地闪开了。他一边闪一边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媳妇儿，你别急啊，我没胡说八道，咱家确实还有一只藏獒啊……森柱，森柱，森柱呢？”

这时，总会有一道白色的影子从某个角落里迅速地闪出来，像一道闪电一般，还没等众人看清楚，就已经虎生生地站在关一山的面前。

其实关一山确实没有胡说。

藏族的确有这样的传说：藏族女子恪守本分、相夫教子，平日里谦恭贤良，表现在男女欢愉之事上，自然也是保守的。像翻上男人身体的举动，若在平时，是非常不吉利也绝不被允许的。尤其是在我的老家那曲，如果哪个女人为了图个痛快，贸然爬上了男人的身体，那么不久之后女人一定会招来一场疾病，严重的甚至会丢了性命。

我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迷信。

但森柱信！而且深信不疑。

森柱是我们家的雪山狮子——一只纯种的喜马拉雅藏犬。没有人知道森柱是如何记住这个传说的，更没有人能解释，森柱是如何记住藏历的十月十五这

一天是白拉姆节的。

我所知道的是，在除了白拉姆节剩余的 364 天里，森柱只要看到我“爬上”了关一山的身体，一定会从某个角落冲出来，虎视眈眈地冲到赤条条的我们俩面前，然后毫不客气地用它硕大的脑袋和肩膀、恰到好处的力气把我顶下去……

当然，有一天是例外的，那就是藏历的白拉姆节。

一只能记住白拉姆节的雪山狮子

从西藏拉萨出发到青海玉树一共 1500 公里的路程。我才刚刚走了不到五公里就不得不停了下来。

派出所负责处理纠纷的民警显然刚刚参加工作不久，看着眼前毫发无伤的我和一个满脸是血的大男人，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们是……”民警问。

“她打了我……”站在我旁边的男人黑且瘦，加上一脸的血迹斑斑，看上去丑陋无比。

经他的提示，民警把脸转向我，认真地打量了几秒钟。

刚进了堆龙德庆，我的车就被两辆拉满活猪的大卡车夹在了中间。车上百头活蹦乱跳的猪把嘴巴和鼻子挤出铁栅栏，试图逃离藩篱的约束，回归自由。每头猪嘴里不时地发出尖厉的叫声，叫得我心烦意乱。

更让人生气的是，前面该着急的车慢慢悠悠一步一挪，任凭我怎么催促岿然不动；后面那个却如同火上了房，一副急着赶去投胎的模样，把刺耳的喇叭按得直响。

“幺妹儿，快一点开撒！不会开车就不要出来嘛……”倒车镜里，一个邋里邋遢的汉族男人伸长脖子向我吆喝着。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他是在示意我让他先过去。

我心里的火一阵阵地往上冒：同样赶路，你知道着急，难道我不知道？更让我生气的是，他不怀好意的提示引得同车几个人大笑起来。但和一个大男人当街对骂的事我干不出来。

我努力平复着怒气，尽量不去看后视镜。“不理他们，不理他们……我就当他们是空气和牛粪。阿爸说了，狗咬你一口，难道你也咬狗一口不成？”我强迫自己深深地呼吸，“我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忍一忍……”

我一边劝自己，一边把车里的音乐声音调大。可是就在这时，一阵肆意的大笑声透过车窗传来，我知道，这几个人还在对我指指点点，拿我寻开心……

我把牙齿咬得咯吱作响，呼出的气也一阵粗于一阵。终于，心里积压太久的怒火如同一个小小的火山，肆无忌惮地喷涌而出。

把车熄了火，我直接冲向他的车门。大车的驾驶室高高在上，邋遢男人低着头看我，还没想清楚我的意图，就已经被我扯住裤腿儿拽了下来。不等男人站稳，我抡圆了挥出去一拳，准确无误地落在了他的鼻梁上。刹那间，鲜血仿佛是从他的七窍中同时涌出一般，汩汩地流出来。慌乱中，他用手一抹，整张脸上竟然全部糊满了血。

这事发生得显然太突然了，路边看热闹的人集体傻了眼，就连和他同车的几个男人也忘了做出反应，探出的头愣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挥起拳头，又冲着男人的脸抡过去，却被他抬手挡在半空。我哪里肯罢休，抬起腿重重地朝着他的小腿踢过去。这一脚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他的腿上，他夸张地叫着。

“要出人命了，快打110！”

看我越打越起劲，人群中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句。然后，有人冲上来，把挨打的男人连拖带拽地拉到了一边。

挨打男人无比凄惨地向看热闹的人们诉说着无妄的委屈，而我面无表情地

站在一边，好像刚才打人的那个人不是我！

半个小时后，我和邈邈男人双双被带进了派出所。

民警问：“为什么动手打人？”

那男人拖着哭腔说：“她出手好狠的！你看看，她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

民警又问：“为什么动手打人？”

那男人的声音更大了：“警察同志，你得给我做主啊！我鼻子里流出的血最少也得有两碗，这得吃多少蹄花才能补回来呀……”

民警看了男人一眼，没理会，然后放下了手里的笔，声音明显放低了，问：“为什么动手打人？”

……

是啊，为什么动手打人？

为什么要动手打人呢？如果我不动手打人，也许关一山不会走，森柱也不会走。

就在七天前，我打了关一山两个耳光。一次是当着阿爸、姑妈、阿佳普赤和元旦的面；而另一次，却是当着拉萨小北郊最大的网吧里一百多号正在上网打游戏的人的面……

我的第一个耳光甩出去后，关一山愣在原地，瞪大了眼睛定定地看着我，半天没动。很快，他就像平常一样，轻轻地走到我面前开始哄我：媳妇儿，不生气了，是我不好，我下次改……

等到我的第二个耳光落下后，我以为关一山还会像往常一样，没皮没脸地哄哄我，然后就该干吗干吗去了……

然而，事情和我想得并不一样。

他带着我们养了七年的雪山狮子森柱离家出走了。没说一句话，没留一个字。

“问你话呢，为什么动手打人？”太久的沉默耗走了民警的好脾气和耐心。

是呀，为什么呢？因为猪叫得太刺耳，因为喇叭声太吵，因为那个男人说话太可气、笑得太恶心，因为他妈的关一山不在我身边。可是这些话，我不想说。因为一说，就是满心委屈。

“民警同志，让我休息一下吧，我太累了，头疼，脑袋里都成糨糊了。”或许是我的眼神太可怜，或许是我风尘仆仆的样子让民警有了那么一点点同情。他没有说话，我就趴在了桌子上。

唉——我叹了口气，这架打的，真心累啊！

眼皮不听话地落下来，迷迷糊糊中我看到了关一山。

他像往常一样，光着膀子、光着屁股，用他最常用的姿势蹲在电脑桌前的椅子上，对着电脑里的游戏打打杀杀，嘴里念念有词，像一只聒噪的青蛙蹲在荷叶上。突然，他扭过那张俊朗的脸对着我，一个坏坏的笑在唇角泛起，扬着漆黑的眉毛一步步逼近我，摆出贱兮兮但又可爱的样子：“媳妇儿，来吧？今儿再过一次白拉姆节呗……”

每次只要我一坐在关一山身上，森柱就会抖着它浑身半尺多长的鬃毛，像一只敏捷的白狮子一样迅速地出现，用它坚实的肩膀和硕大的脑袋恰到好处地把我从关一山的身上顶下去，然后喘着粗气虎视眈眈地坐在一步之外，看着赤身裸体的我和关一山，眼睛里透着无限多的轻蔑和不屑。我看都不用看就知道它心里在想什么：梅朵，你是不是不想要命啦？

这种情况只有一天例外，那就是藏历十月十五的白拉姆节。我始终百思不得其解，森柱怎么就能懂得这样的风俗？怎么就能记住那天恰好是藏历的白拉姆节？毕竟，它再聪明，也不过是一只品种优良的雪白色藏獒而已。反正每年的这一天，无论我怎么折腾，别说骑在关一山身体上，就是骑上关一山的脑袋，森柱都不会抬一抬眼皮。

有时候，纯粹为了逗森柱，我穿着衣服大摇大摆地骑到关一山肚子上，挑衅地叫着它的名字，甚至还会有意做出一些过分的动作，常常惹来森柱愤怒的低吼。

可是这一次，森柱没有像往常一样出现，更没有用肩膀和脑袋把我从关一山身上顶到床上。

森柱呢？我有些疑惑，伴随这些疑惑一起升起的还有丝丝缕缕的慌乱。“关一山，森柱呢？我已经在你上面了，它为什么没来？”我忍不住心虚地问关一山。